

从汉代肖形印看标志设计的图像叙事

Discussion on Image Narrative of Logo Design from the Pictorial Seals in Han Dynasty

于洁 Yu Jie

内容摘要：无论从功能还是视觉上，肖形印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标志类图形之一。通过对成熟的汉代肖形印图像叙事表达的分析研究，能够找到其何以形成如此言简意赅的图形形式的逻辑要义，并由此引发关于现代标志设计的思考与启示。

关键词：汉代肖形印、标志设计、图像叙事

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8.05.030

一、关于图像叙事

图像叙事是人类最古老的叙事形态之一，从拉斯科岩洞壁画到古埃及墓室壁画，从古希腊瓶绘《奥德修斯的归来》到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图》，中外先民不约而同地采用图像叙事的方式记录、传承着自己的生活状态与文化思考。

就图像叙事而言，时间与空间要素的合作机制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因为无论“线性”或“非线性”，叙事总是建立在时间基础之上的，而由于媒材载体的限制，图像却似乎总以某种空间化的形态被呈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图像中不包含时间维度信息。龙迪勇认为，凡是人类创造或复制出来的原型的替代品（原型既可以是实存物，也可以是想象的产物），均可以称作图像。尽管图像的特征各不相同、表现形态千差万别，但它们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具有特定的时间性与空间性。也就是说，无论是创作性图像还是复制性图像，都必须在特定的空间中包含特定的时间。^[1]但是，静态图像中包含的时间是点状的、切片式的顷间，而非持续的时间段落。因此，图像叙事需要搭建自己独有的叙事方式和逻辑结构，这些逻辑和特点又会体现在图像的视觉表达和呈现之上。其中有三处要点：其一，图像要完成叙事就必须最大限度地丰富“时间切片”中的信息，而符号化就是具体方法；其二，对于图像所在时间点于整个时间流程中位置的选择决定了叙事的角度，不同时间点的选择所实现的叙事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只有空间性的图像进入时间的流程之中，才能达到“摹仿”动作，

也即达到叙事的目的^[2]；其三，由于时间切片的体量有限，图像叙事需要调动观众的认知和审美经验，因此语境的制造成为顺利完成图像叙事的又一重要手段，其间包含暗示、诱导、衍生等具体视觉表现策略。

本文尝试探讨的汉代肖形印的图像叙事，正是由于在顷间选择、时间维度的影像力，以及符号信息的传达上有着自身独特的叙事方式，从而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图形样貌。而这其中的选择和取舍，恰恰成为研究现代标志图像叙事的有趣视角。

二、汉代肖形印图像叙事特征

肖形印是我国古代图形印章的最高水平。无论从形式还是功能来看，汉代肖形印都可被视作成熟的标志类型，其图像叙事集中体现为低时间约束、多象征符号、重语境营造这三大主要特征。

1. 低时间约束

如上文所述，作为空间存在的图像要完成叙事，必须将其纳入时间进程之中，而因为媒介的约束，选择什么样的时间点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时间切片，图像的叙事表现也就有赖于这一顷间的选择。汉代肖形印在时间节点的选择上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低时间约束”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图像叙事的方式及其图形表现的最终样貌。

一般来说，事件达到高潮前的一瞬，常被作为艺术创作的经典瞬间呈现出来。莱辛和布列松提到的“黄金瞬间”和“决定性瞬间”理论，正是基于此种图像叙事规律之上的。而汉代肖形印的时间点选择却似乎有意避开“决定性瞬间”，也正是因此，关于不同“顷间”的选择，造就了肖形印不同的图像叙事结果。总体上，虽然图像叙事由时间和空间共同作用完成，但肖形印却采用降低时间要素约束和影响的方式，使其图像叙事呈现出概括性、一般性的叙事逻辑。比如，汉代肖形印中常有关于角觥、吐火、戏虎等舞乐杂技类主题印纹，这些印纹都没有选择将表演过程中

最精彩或惊心动魄的瞬间作为叙事“顷间”，而都选择最普通的时间切片，描述事件发生的一般状态。这种选择在人类早期的图像叙事中十分普遍，李彦锋在研究原始岩洞壁画时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他把这种对于图像时间点选择的方式称为“一般性的图像叙事顷间”^[3]。

汉代肖形印的这种一般性图像叙事顷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这三类都选择将图像叙事中时间因素的影响力降低。第一类截取最普通的事件过程瞬间图像，而并非达到高潮顶点的顷间画面，这种图像意在事件场景还原而非艺术张力的表现；第二类则选择事件完成的瞬间切片，同样并非高潮将至的紧张瞬间，对事件结果的阐述是其着眼点；第三类是象征瞬间，其图像表现则是更为抽象的符号和象征图形。这三类叙事顷间无疑都避开了传统经典的“决定性”瞬间，图形的戏剧化程度和叙事张力大大降低，而结果和语境的信息表达却更加全面完整。

2. 多象征符号

肖形印时间维度的瞬间性决定了其在图像叙事的过程中，必须尽可能丰富瞬间时间切片中的信息容量。而高象征化表达，正是肖形印丰富图像信息、实现图像叙事的重要策略和特征。

荣格认为，当一个意象所隐含的东西超过明显和直接的意义时，就具有象征性。^[4]在汉代肖形印的印纹中，几乎所有的图形内容都不仅代表最直接的视觉物像信息，而且是以符号化的象征方式指涉更多的语义内容。比如，汉代肖形印常见《张弘捕鱼图案印》《鱼鹤图案印》这样表现“鱼与鹤”主题的印面内容，其中有的是双鹤背向而立争鱼，有的为独鹤衔鱼，形式各异，不一而足。这里的“鱼”与“鹤”绝非简单意义上的物像本身，鱼盐之属本就是国利之所在，“鱼”向“余”的象征引申暗含富足之意，而“鹤”不但是食鱼瑞兽，也是健康长寿的象征符号。因此，鱼与鹤的组合不再只是两种动物本身，而是将“财富”和“长寿”并置一处的象征符号叠加式图像叙事。

汉代肖形印图形中诸如鱼鹤图形这样的象征



1.《角觥图案印》和《吐火魔术图案印》 2. 汉代肖形印中“鱼与鹤”的象征组合 3.《舞乐杂技图案印》 4.《追水豹图案印》

符号表达还有很多,比如龙、虎、蛙、龟等形象是象征权力、威武、繁衍、健康长寿等美好寓意的常见主题。汉代肖形印这种利用象征符号进行图像叙事的手段,是建立在文化共识的基础之上的。“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5]。这种普遍性意义的确立,离不开汉代先民对于图像符号的创造、认知、演进与重构,只有共识的出现才能让这些符号在图像叙事过程中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多象征符号的语法构成,也让汉代肖形印“言简意赅”的图像叙事表达成为可能。

3. 重语境营造

一方面,汉代肖形印对于叙事项间的选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决定性瞬间”;另一方面,视觉瞬间本身对于图像叙事来说就缺乏连续性支撑。因此,汉代肖形印在图像叙事过程中充分利用暗示、诱导、衍生等手段,调动观众的视觉认知经验,在视觉语境中完成上下文的叙事贯通。

汉代肖形印在图像叙事过程中对于叙事语境的营造主要包含视觉和心理两个层面。首先从视觉上来看,肖形印因为印面尺幅的限制,反而更善于在有限的空间中安排各种叙事要素。比如西汉时期的《舞乐杂技图案印》,在一方印中安排了四个角色,分别为歌舞者、吹笛者、击瑟者和抛戏杂技者。这四人分别占据方形印面的一角,共同构成印面的叙事空间的同时,巧妙还原了汉代“鸣竿调瑟,郑舞赵讴”的乐舞生活情境。虽然四个人物分别占据一角,但制印者却通过“借让”“呼应”的方式让四个人物之间形成互动,共同构建起一个生动的叙事空间。而细看每一个角色,却可以发现他们各自具有独立的平行透视灭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又分别占据独立空间,在整体与个体空间叙事过程中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的阅读视角和可能性。

从心理层面看,汉代艺术的整体特征就是朴拙大气、浑然天成,而肖形印的印面空间同样避开精巧繁复的雕琢,以简练概括的图形搭建开放语境,用暗示、引导的方式调动观众主动参与完成图像叙事。比如,在《追水豹图案印》中,水

貂以对角构图的方式贯穿画面,勇士站立于水貂背上,与水貂呈垂直对角的关系,在画面的右下角处则有游鱼的造型。无论是水貂、勇士还是游鱼造型都非常简略概括,但从画面构图上却形成对角“X”形的动态趋势。这种动势和概括造型为观者营造了动态、开放的语境,通过印面,人们将获得关于“象”的构建和思考,印面也最终在观众的参与下完成图像叙事。这种“象”正是包含了主体的经验、译释,包含了民族思维模式的影响和审美的适应性。^[6]

三、汉代肖形印图像叙事的标志设计启示

从汉代肖形印的图像叙事特征不难看出,图像叙事逻辑和策略决定了图形的最终样貌。作为成熟的古代标志类型,汉代肖形印低时间约束、多象征符号和重语境营造的图像叙事特征,对于现代标志设计同样具有启发和思考价值。

1. 更抽象凝练

汉代肖形印对一般性图像叙事项间的选择,降低了时间维度对于自身的影响,这就让肖形印图像叙事降低了戏剧化而增强了符号性,也迫使其图形表现变得更加凝练概括,甚至有些抽象符号类印纹时间维度的影响趋近于无。汉代肖形印的图像叙事原则充分体现在其对于题材的选择上。更加抽象凝练的图形结果不但大大增强了肖形印的符号化特征,也暗合了现代标志设计的趋势和需求。

2. 更富信息量

虽然汉代肖形印和现代标志都属于低时间约束的图像叙事类型,但图像叙事始终离不开“顷间”的选择,肖形印解决叙事问题的另一策略就是以象征符号的方式,增加时间点中的图像信息容量。汉代肖形印无论是对于图腾瑞兽、舞乐杂技抑或是车马劳作的画面表达,都运用象征手法让画面包含更多语义信息。而现代标志的使命同样是通过图形识别实现信息传达的目标,因此从图像叙事策略上是一致的。而肖形印的优势在于其象征符号的筛选、提取、重构和确定过程是建构在日常生活和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所以,现代标志在利用象征符号丰富图像信息的过程中,

必须善于挖掘、改造和视觉化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共同认知。另外,将多个象征符号进行叠加、重构形成新的象征符号,也是汉代肖形印图像叙事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现代标志设计。

3. 更具文化意趣

汉代肖形印在图像叙事过程中对于语境的构建,充分调动了观众的视知觉经验。这种语境构建的核心来自于文化共识。于现代标志设计而言,文化认同不但与符号信息的有效传递有关,同时与标志自身的国际化传播有关。文化要素对于现代标志的设计和传播价值已不必赘述,从图像叙事的角度来说,如汉代肖形印这样的传统艺术形式,不但为标志设计带来“取形、延意、汲色、传神”的视觉与精神资源,也帮助标志更有效地获得认知性、共识性、独特性和制约性等传播特性。前文中提到的汉代肖形印图像叙事语境构建中的视觉和心理两个层面,正是现代标志设计需要学习和继承的文化视角。

总之,对于印纹的研究利用,绝不应该只停留在形式借鉴甚至简单挪用的层面,而应更为全面深入地继承和挖掘。从图像叙事的角度分析汉代肖形印对于现代标志设计的启示,正是基于一种微观视角的有益探索。汉代肖形印低时间约束、多象征符号和重语境营造的图像叙事特性,无疑将为现代标志设计提供从叙事逻辑到文化支撑的多角度思考。

*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代肖形印图形研究”(批准号:15YJC760120)。

注释:

[1] 龙迪勇:《图像叙事:空间的时间化》[J],《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第40页。

[2] 同[1]。

[3] 李彦锋:《中国传统绘画图像叙事的顷间》[J],《美术与设计》,2009年第4期,第23-28页。

[4][瑞]卡尔·荣格:《人类及其象征》[M],张举文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第2页。

[5][德]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0-11页。

[6] 董欣宾、郑奇:《中国绘画本体学》[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第48页。

于洁 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